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金

# 世情小说

SHIQING XIAOSHUO

柯灵

(北京)

7.7

8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世情



世情小说

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  
名誉主编 巴 金

柯 灵

# 世情小说

李子云 选编

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陆震伟

插图:华均绶

柯灵 世情小说

李子云 选编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 74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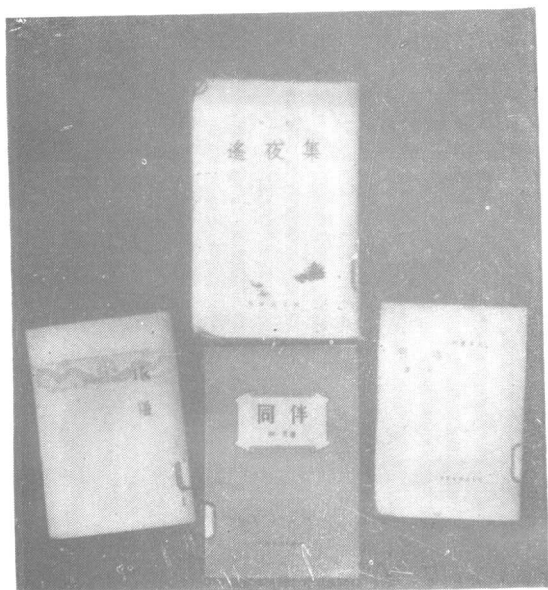
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插页 5 字数 82,000

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7-5321-1438-4/I·1129 定价 8.00 元



作者部分作品

重出深圳

一九七一年冬初被深训，就是海深某保，  
 四城一小镇，一度荒凉，建立经济特区时  
 地槽犹具，缺此一肘。今秋重来，见物生一叹，  
 此化及明个千随引矣。感不有作。

望眼速写机苦行，  
 连名烟卷也兼卸。

万间夜宿公庭中，  
 千街灯火映崇禧。

一代繁华盛气象，  
 百年清国四神州。

作者手迹

## 出版说明

一、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为了给读者提供现代文学的精华，特出“中国现代名作家名著珍藏本”丛书。

二、本丛书以某一作家某一方面特色的作品为角度，进行编选，选入其最优秀的作品。原则上是一个作家一本，有的也可从几个角度编选几本。

三、本丛书先出版短篇小说集，每本书请国内对该作家有研究的研究者编选并撰写“序言”。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1年6月

## 序

李子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准备结集出版柯灵先生写于1949年之前的短篇小说。承柯灵先生和编者李济生先生信任，嘱我写序。后生晚辈怎么可以为前辈写序？我感到十分惶悚。再三拜辞而不得，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我生也迟，收于这本集中的小说，我过去全未读过。接触柯灵先生的作品，我是从先生改编的一些舞台剧和创作的电影剧本开始的。《夜店》留给我极深的印象。尽管它们都来自俄国的戏剧，但是作者天衣无缝地融入了中国社会底层百姓的生活内容，简直感觉不到另有所本的痕迹。在我所见到的柯灵先生所写的电影剧本之中（如《春满人间》、

《不夜城》等等),虽则无论是情节推进、人物关系,还是对话,都呈现出一种无懈可击的严谨周密,但是却缺少了充盈于他的舞台剧中的那种鲜活的生气。我想,这可能是由于我所见到的都是柯灵先生写于1949年之后的电影剧本,因而显得有些拘谨。

我对柯灵先生作品叹为观止的折服,是在八十年代初读了他的散文选集,和陆续读到他一些随笔新作之后。柯灵先生散文之漂亮,无论是文字之精美,还是意境之考究,都被公认为独树一帜。置于那些流行于当前的或者水份过多、淡而无味,或者忸怩作态、废话连篇的散文之中,我甚至为它们过于浓缩而感到惋惜。柯灵先生在散文方面的声誉仍在蒸蒸日上,我不多言。但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他重新评价一些被湮没或受曲解的现代作家的随笔,那就是《遥寄张爱玲》和文中论及梁实秋的所谓“抗战无关论”的《致陈白尘、董健书》。在他提出张爱玲、梁实秋问题时,我想不少人也有所感,但碍于当时的气氛而不敢言。他首先坦言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这些文章都不属于学院派的学术文字,而是作家的随笔。它们娓娓道来,均一言中的。他批评了某些史家的偏颇,但在矫枉中他未取“过正”的态度。他既充分肯定了某些被遗忘或被抹煞的作家的价值和艺术成就,又不讳言他(她)们作品中的不足和偏失。这就和后来一涌而上所形成的某些过热现象全然不同。这种仗义执言而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令人敬佩。



从八十年代开始，柯灵先生多次谈到他准备写一部有关知识分子命运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以近百年来的上海时尚为经纬。其实他在“文革”之前就开始搜集上海开埠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有关上海历史变迁和知识分子命运变化的各种资料了。所复印的世纪初的报刊，几乎堆满了整整一个房间。从他对这部作品的构思，到他为之所进行的准备工作看来，他所酝酿的是一部宏大的作品，是一部力图真实再现这一段历史的作品。以历史为题材的作品，时下出现了许多极不相同的处理方法。近几年来，仿效台港某些影视所作的“戏说”历史的通俗作品，几乎与历史很少关联，自不必说。有些曾经写过严肃小说的年轻作家所写的历史题材作品，也与历史相距甚远。他们哪怕所写的距今不过三、五十年，也很少去查看有关资料，最多翻阅一些画报，然后就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凭借自己的想象及演绎能力，让所选取的人物在自己所设定的时空之中活动。无论是人物还是环境背景都与那个历史年代毫不相干，都是作家“自说自话”借古抒今的“独创”。其中较上乘者，只是显示了作者奇峭的想象力，或者是表现了在人性的开掘上的拓展能力，但与历史无涉。柯灵先生对于历史的处理与此绝然不同。从他过去写的话剧和电影剧本就可看出。他对于环境气氛、风俗习惯，以至人物的行为和语言，都力求符合特定历史时期的情况。这次是他正式写历史小说，他自然更加注意小说整体的和细节的真实性。几年以来，他都沉浸于一房间的现代历史

的资料之中。不过，在作品问世之前，难免有人心存忐忑。因为表现时间跨度长达一世纪的长篇巨制与抒写一人一事的散文随笔不但在结构上完全不同，就连所运用的文字也迥然相异。这毕竟是两种文学体裁。我们很难想象，柯灵先生散文的那种词藻华美纤丽、节奏鲜明、几近骈体文的文字如何用来构筑长篇小说。即使是剧本，也与小说不同。前者仅仅提示人物的动作与对话，而后者则需要对人物心理、环境氛围进行全面的展示。这种顾虑实际上是忽略了柯灵先生在小说写作上所做的长期准备。在读到收入本集的短篇小说之后，孤陋寡闻的我才知道柯灵先生从二十年代就开始了短篇小说的写作，而且一直写到四十年代末而不辍。

我想读者在读过本小说集后，大概会同意我的这个说法：这些作品为柯灵先生今天写的长篇做了准备。这些短篇所显示出来的视野开阔、严谨写实的特点和他今天所写的长篇有着某种相通之处。当然，前者只是一幅幅篇幅短小的速写式的浮世绘，后者则是需要一气呵成的长篇巨制。而且，从发表于1994年初的长篇的第一章《十里洋场》看来，它所具有的沉稳凝重的史诗风格，摄人心魄的不凡的气势，都是短篇所无法比拟的。然而，其中所显示的对于人情世事的关切，力图掌握时代脉搏的精神，不是与这些短篇中所具有特点一脉相承么？因此，将它们看作是柯灵先生这部长篇巨制的试笔与准备，也许并不为过吧？

1995. 9. 24.

## 目 录

	序 .....	李子云
世 情 小 说	心的跳舞.....	1
	浮世画.....	9
	同 伴 .....	29
	云 .....	52
	湮 .....	68
	舍 .....	98
	霍去非.....	116

## 心的跳舞

盼望了许久的下课铃，终于在宁静的空气中震荡了。这对孩子们真是一种迷人的音乐，有如囚犯听到自由钟的击撞，各人的心，都蠢蠢然活跃起来，兴奋地跳动……

这正是阳春三月的天气，窗外不时送进撩人的鸟声。东风着意吹拂，有一种使人恢恢的痒痒的感觉，仿佛被理发匠作了一番按摩，骨节都酥软了，经过长长一小时的束缚，孩子们身心都感到惫懒、厌倦、不自在。娇柔无力的阳光，穿过窗前的梧桐树，又催眠似的投射到课堂里来，像蒙上一重神秘的轻纱，使大家沉浸在梦幻的霞光里。

美丽的图画，一幅幅栩栩如生地在兰生的幻想里展开——

“校园里的蝴蝶真多，粉红的、深黄的、黑的、白的、花里斑斓的……一对一对地在花丛里飞，真好看！……要是把它

们都捉了来，关在一间房里，满屋子乱纷纷的飞，梁上、屋角，到处都雪片似的飘，那该多么好玩……可是没有家生，不大好捉……会飞真好！要是我也有翅膀，也会……

“池子旁边埋着的那尾泥鳅，不知怎样了。……光旦说它会钻洞，遁。哼，看它……”

他想着，真想立刻跑去看看；可是讲台上老师还在噜哝：

“懂了没有？……上过的书……应该……自己立刻看一遍，不要老是顽皮……比如说……”

“讨厌！”兰生想：“‘阴司秀才’，下课了还不走，……多嘴多舌的，讨厌！……”——有些顽皮的学生，专爱替老师起绰号。这位老师姓殷，又有点迂气，他们便在背后叫他“阴司秀才”。

“先生，我去解个溲。”心迭不耐烦极了，撒了个谎，走了出去。然而他只能瞒过殷先生(?)，瞒不过同学们。这一类的把戏，他们不但完全内行，而且玩得烂熟。这一回，他们之中，有几个很懊悔机会被心迭捷足先得，抢了去。因为这种事是不可以效颦的：去了一个，第二个就不好去了。要是接二连三地，那就要被先生察觉而遭申斥了。过去有一时，他们不耐烦上课，大家都要弄这花巧，被先生发觉了，下了“上课时一概不准擅离课堂”的禁令。这一下，连真要解溲的也只好死挺硬熬了。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事，有一个一年级最小的学生，实在熬不住了，遗得袴裆里水淋淋地，才哇的

哭了出来。从此以后，这禁令才渐渐松弛，无形中取消了。

过了好一会，殷先生毕竟下了课。孩子们压抑着的心情，便火山似的轰然爆发；课堂里的秩序，顿时显得骚然。

兰生第一个飞快地站起来，便拉着光旦到校园的池子旁边看泥鳅去。没想到泥鳅被埋死了，“奇怪，泥鳅怎么会怕泥呢？”两个失魂落魄地发了一回呆，才又回课堂，各自拿了一本课本扑蝴蝶去。

在课堂里，孩子们三个一群五个一堆地围在一块儿。

“喂！克文，咏声，我们来掷豆红！”增祥说，克文和咏声便都走拢了来。他们各人在衣袋里掏出一大把罗汉豆，增祥拣了十颗，在豆壳的一面各挖一个小洞，算是红。他们都是小发明家，会发明各种各样的游戏。

“谁做庄？”增祥问。

“我！”生怕做庄的荣誉地位被谁抢走似的，好胜的克文当仁不让，赶忙接应。于是掷豆红的紧张游戏开始了。

克文做庄，取得先掷的权利。他掷过了，然后各人轮流掷：掷得几红，便赔几颗豆。克文对这个游戏经验宏富，他掷豆的诀窍、手势……一切都极老练，有如整天钻在骨牌里面讨生活的赌徒。至于增祥，他懂得掷豆红还不久，对这事还颇有一种新鲜的感觉，因此提议掷豆红的总是他。

“五红，赔我五颗！”

“慢着，看我。”咏声吆喝着：“来一个全红！”

可是雷声大，雨点小，他声势夺人，却只掷了三红。

忽然，近讲台的那一边起了喧哗，尖嘴的荣祖和癞头的柏青，又起了争端了。近来荣祖常常借端和柏青启衅，原因是那天他向柏青讨花生米吃，吝啬的柏青非但不给，而且出口伤人，说了许多不堪入耳的话。

荣祖得意地高声唱着：

“癞子癞头——  
南瓜蒂头——  
炮仗丢丢——  
烧纸抖抖——①  
吃癞子乃娘的喜酒！”

“嘴这么闲，不会到粪缸边上磨磨去！白叫狗，烂舌根！”柏青愤然说。他像阿Q一样，最恨人提他的癞头。

“你不准我唱歌吗？我偏要唱！”荣祖满肚子都是骂人的歌词：

“癞子不光你，  
黄狗也癞皮！”

“狗才向人讨东西吃！”柏青急了：“比狗还不如——虫

---

① 烧纸：祭祀用的纸钱。

秀！”

“谁虫豸，自骂自！

一加一，等于二！”

.....

他们这样地对骂着，不上课便没有完的时候。同学们都看惯了，不以为奇。他们两个呢，尽管天天磨嘴皮子，闹得天翻地覆，却决不会去告诉先生。告诉了，两人都得吃手心，谁也沾不着便宜：这是他俩经常吵架的结果。

在乱哄哄的课堂里，只有沉默的福均，始终保持着他老学究式斯文一脉的态度。——其实，沉默并不是他的天性，只是他不能“苍蝇跟着老鹰飞”，和跳踉不驯的同学们一块儿吵吵闹闹罢了。也许因为他先天不足，或者小时多病吧，仅仅十二三岁的孩子，背便驼了，身体带着C字形，走起路来，像蜗牛在墙上爬。他的面庞狭长而瘦削，面色青里带灰，没有一丝血色。高鼻梁，眼睛又大又深。假如他脸上的黄毛长多些密些，倒像是一只猢猻了。在同学们眼里，他像一个体态龙钟的老人，因此大家都叫他“小老太公”——他也有多余的精力要发泄，他的办法是低着头，伏在案上，凝神一致地填他的“同学好坏一览表”：

张文广 好



贺兰生 好  
王光旦 好  
朱柏青 坏

.....

这样填了一大串，写到吴荣祖时，他忽然记起荣祖对自己的无礼来，便毫不犹豫地，在荣祖的名字下面写了一个“恶”字，还外加了一条附注：

“这人可乎(恶)之及(极)，该打皮古(屁股)三百。”

他写好后，一连看了三遍，心里觉得很痛快，似乎他一向受的欺负和委屈，都洗雪干净了。

“喂！小老太公，又开‘热昏账’了？这一次要几个美女呀？”子良看见福均脸上带着笑容，只顾埋着头写，涎着脸走过来问。原来福均是经常做这种纸上游戏的。他身体弱，家里穷，生活里得不到的东西，常常用“画饼充饥”的办法得到满足。有一次，他开了一笔账，上面写的都是他心里羡慕而得不到的东西，如：火腿二百只，画片一百张，玩具三百样……等等。他曾在一个有钱的同学家里，看见玻璃罩子里供着一个泥塑的古装美人，又美丽又精致，他就在账单里加了一项：美女一百个。后来被同学看见了，大家把它当作话柄。

福均一着急，赶快用双手护住他的“一览表”，红着脸说：

“管我呢，干你什么事！”